

武侠刺客

主编 陆昕

经典传奇故事

刘建新

刘筱编著

《中国掌故丛书》

(V)

学苑出版社

中国掌故丛书（V） 主编 陆 昕

武侠刺客经典传奇故事

编 著

刘建新 刘 筱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中国掌故丛书 (V) —— 武侠刺客经典传奇故事

编 著: 刘建新 刘 筱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6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4.875 字数: 105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版 次: 199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7-0816-0/G·386

定 价: 3.70 元 全套定价: 37.0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 者 的 话

“知诗书，通掌故”始终是中华文人、学子引为自豪的事情；熟知掌故的多少，几乎成为衡量一个人文化修养高低的重要标志。

掌故是有关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故事与传说。通俗地讲，掌故是历代传诵不朽的有关名人、名事、名物、名篇的经典性故事与传说。掌故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融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传奇性于一体，雅俗共赏，是传播历史文化而又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最佳文化表述形式。由于掌故重“名”重“实”重“雅”，所以掌故的故事多优美生动，或儒雅温馨，或动心荡情，或幽默诙谐，或寓意深刻，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更为历代文人、学子醉心记诵和玩味。当然，掌故也是记录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中重要人、事的独特手段。

因此，我们出版此书不是为了迎合社会上附庸风雅之风，而是想为当代人提供一部以较具趣味性形式来了解我国璀璨历史文化风貌的工具书，使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了解祖国的重要文化事象。这不但是读者的快事，也是我们出版者的快事。

本书采用白话形式，以优美清新的文字编写而成，使读者在愉快有趣的氛围中吮吸知识，深得开卷有益之乐！

编 者

目 录

刺相国钜魔自尽	(1)
杀王僚专诸进鱼	(4)
谋庆忌要离断臂	(9)
报智伯豫让击衣	(16)
无名客代赤报仇	(20)
刺侠累聂政舍身	(23)
易水河荆轲悲歌	(27)
报父仇不韦葬父	(34)
收孤女郁氏受酬	(37)
遇侠女书生脱难	(41)
红线女义报薛嵩	(43)
昆仑奴义成良缘	(47)
行侠义侯彝自残	(50)
无名女杀子斩情	(52)
奇侠异女聂隐娘	(54)
盗玉枕小仆捕贼	(58)
助老僧韦生愧技	(60)
唐山人邂逅刺客	(63)
白敏中德感刺客	(65)
惩恶少门子行侠	(67)
无名客杀无义人	(68)
郑侠士力惩恶盗	(71)
贾刺史义救冯燕	(74)

古侠士舍身报人.....	(76)
黎干乞雨遇奇侠.....	(82)
逞豪侠胡证海量.....	(84)
抱不平商妇行侠.....	(86)
韦行规夜逢剑客.....	(88)
谋玉带刺客回头.....	(90)
慕剑客兄弟被诈.....	(93)
董主簿重返故土.....	(96)
刘生侠义除田岸.....	(99)
程德瑜路遇奇侠.....	(100)
侠肠义骨汪十四.....	(106)
劫富户侠士撕票.....	(109)
龙大海除害行侠.....	(111)
徐汝璉巧遇侠僧.....	(113)
仗义行侠朱虚侯.....	(116)
返玉佛金三行侠.....	(119)
朱三诈降刺盗首.....	(122)
杀强手出其不意.....	(125)
斩大盗老尼行侠.....	(128)
陈县令一鸣惊人.....	(130)
捕快妻杀盗收银.....	(134)
董生称侠遭人戏.....	(136)
逞武技李超受挫.....	(139)
商三官乔装复仇.....	(142)
曼年盛收贿被刺.....	(144)
行侠义以骗对骗.....	(146)

刺相国鉏麇自尽

春秋时期的晋国国君灵公费臯，是个残暴荒淫的君主。为了享乐，他下令建造起一处园子，名叫桃园；园中还筑起一座楼台，名叫绛霄楼。灵公时常登上绛霄楼，和宠臣屠岸贾一起用弹弓弹射街上的行人以取乐，打得百姓们四处奔逃、或伤或残，他们却哈哈大笑。百姓们背后都在咒骂灵公。灵公不仅如此，还任意杀人。一次，灵公让厨子煮熊掌。熊掌本来就不容易熟，但灵公却急着要用熊掌下酒，于是多次派人催促快点。厨子没办法，只好端了上去。谁想到灵公嫌它没煮烂，竟然用铜斗砸死了厨子，又把尸体砍成一段一段的。

灵公的暴虐引起了宰相赵盾的不安，于是赵盾去劝谏灵公改过从善。灵公表面上答应，背地里依旧我行我素。一天，灵公带着屠岸贾又来到了桃园。车子刚刚停下，只见宰相赵盾站在桃园大门的一旁。灵公回车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走过来。赵盾拜过灵公之后，脸色严肃地说：“主公，几天了您一直不上朝，不少大事都要向您禀报。”灵公心中忐忑，敷衍地说：“这几天不太舒服，所以就免朝了。”赵盾接着说：“既然身体欠佳，为什么不在宫内休养，反而到这桃园来呢？”灵公被赵盾一说，立刻红了脸，“这、这”了半天，也没回答

出来。赵盾继续说道：“主公曾说要悔过，如今却又免了早朝到桃园取乐。这怎么象改过的人呢？”灵公惭愧得低下头。过了一会儿说：“相国您先回去吧，我一定改过。只是今天再宽容我一次，明天不再来桃园了。”赵盾抢上一步，用身子挡住灵公说：“进桃园不过是为了取乐。我听说：有道的君主，应当使臣民们享乐；无道的君主才只知自己享乐。主公如果仅仅是游玩也就罢了，可您却以伤残百姓为乐，害得百姓怨声载道。这哪里象个国君的样子？如果这样下去，国家可就危险了！我今天不警告您，更没有谁敢出来说话了。我不忍心看到国家遇到危难，所以冒死劝阻您，让您回车入朝，痛改前非！”灵公被赵盾挡住了桃园大门，又被义正辞严地说了一顿，正想往回走，屠岸贾在旁边搭了话：“相国大人的话虽说是好意，但主公的车驾已经到了这里了，难道就这么回去不成？难道就不被人耻笑？相国您不妨行个方便，让主公先进去。有什么事情，明天早朝再商议也不迟啊！”说完看看赵盾，又看看灵公。灵公立刻接住话茬：“是啊，明天早朝再说吧！”赵盾不得已，只好闪开身子，放灵公进园。临离开时瞪了屠岸贾一眼，气愤地说：“亡国败家，都是因为你这类货色！”

进了桃园，灵公有了笑容，屠岸贾却在一旁叹起气来。灵公问道：“你怎么现在叹上气了？”屠岸贾挑唆地回答：“难道主公您明天还能来桃园取乐吗？”一句话气恼了灵公：“岂有此理！自古以来都是国君命令臣子，赵盾竟然管制起君主来了！这老家伙在一天，我就一天不能安宁。怎么想个方法除掉他才好哇！”屠岸贾进一步说：“主公别不是说说气话吧？”灵公哪经得住这么一激，于是说：“我一定要杀掉这老家伙！”屠岸贾见时机已到，便附在灵公耳边说出一条计策来。灵公拍拍屠岸贾的肩头：“事情如果办成了，记你一大功劳！”

当天晚上，屠岸贾回到自己的府上，秘密召来了一位门客。这人名叫钮麀，因为家里很穷，曾得到屠岸贾的周济，所以投靠到屠岸贾府中，愿意为屠岸贾效力报恩。屠岸贾摆下一桌酒肉，请钮麀入席。钮麀知道屠岸贾一定是有事相求，于是不等对方开口便说道：“我无功受赏，心里很不安。以前大人您对我有恩，我一直等待着报答的机会，如果您需要我的地方，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屠岸贾见钮麀这么说，也就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宰相赵盾把持着国政，又欺侮国君。现在我奉了国君的命令，请你去刺杀赵盾。”钮麀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屠岸贾亲自斟满一杯酒，递给钮麀说：“我替国君敬你一杯，祝你马到功成！”钮麀很庄重地一饮而尽。屠岸贾高兴地笑了。

半夜的时候，钮麀整理好自己的衣装，手脚麻利地离开了屠府。他借着月色，快速地迈着步子，直奔赵盾的住所。来到大门前，只见大门敞开，门外停着一辆车。钮麀一闪身，窜进大门里。正堂上亮着灯烛，他躲在窗后透过窗棂仔细向里观看：赵盾已经穿好朝服，双手捧着笏板，端端正正地坐着。原来，赵盾为了不耽误上早朝，四更多天的时候就已经起来了；现在正坐以待旦。钮麀心里吃了一惊：赵盾在自己的家里还如此不忘恭敬，为国家毫不偷懒，怎么会是象屠岸贾说的那种人呢？想到这里，他掏出怀中的匕首，抛向台阶。赵盾听到“当郎郎”一响，问道：“什么人？”连问几声没人回答。于是他迈出堂门。这时候钮麀早已退出院子，只听他在大门外高声说道：“赵相国！我是钮麀，奉命前来杀您。但我宁肯违背君主的命令，也不愿刺杀忠臣。现在我就要自尽了，请您提防有人再来行刺！”赵盾疾忙赶到大门外，只听一声沉闷的响声，钮麀已经一头撞在门前的大槐树上，脑浆迸

裂而死！

赵盾命人收拾好钜魔的尸首，仍旧早朝去了。

杀王僚专诸进鱼

春秋时的吴国，这时候由诸樊做国君。诸樊有三个兄弟：大弟余祭，二弟弗昧和小弟季札。其中季札最贤能，所以诸樊临死前嘱咐，由季札做吴王。季札坚决不肯，于是诸樊一死，余祭和费昧先后成国君。等到弗昧死了，季札仍然不肯为王，而弗昧的儿子僚却毫不推辞地坐在了王位上。这就是王僚。诸樊的儿子姬光气坏了：“既然小叔叔季札不肯继承王位，那也应该物归其主，把王位还给诸樊的后代。僚怎么能这样恬不知耻呢？”因此他暗怀不满，等待机会除掉王僚。不过，王僚很勇猛，而且党羽太多，势力极大，姬光一时也难以采取行动，只好忍耐着，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罗贤才勇士。

这时楚国那面跑来一个人，名叫伍员，字子胥。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楚平王听信谗言而杀害了。伍子胥只身一人逃到吴国，想说动王僚出兵攻打楚国，以报父兄之仇。王僚召见了伍子胥，认为他智勇超群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很想用他。姬光听说后很担心：如果伍子胥这样的人才投靠了王僚，那么岂不是让王僚如虎添翼么？于是去拜见王僚说：“大王认为伍员这人怎么样？”王僚说：“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已经打算任用他，并且准备发兵伐楚了。”姬光劝阻说：“大王您

是堂堂大国的君主，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匹夫而轻动干戈呢？再说，我们和楚国打了不少次，一直没有全胜过。假如只为伍员的私仇而发兵伐楚，岂不是把私人的怨恨看得比国家还重要了？胜了，不过是他个人报了私仇；要是败了，我们可是耻上加耻啊！”姬光言辞恳切又很有道理，王僚便点头称是，同意了姬光的意见，不再发兵了。

伍子胥得知这事以后，暗自叹道：“姬光有谋算王僚的意思，王僚恐怕难以长久了。”于是辞去王僚授给他的大夫职位。姬光趁势又对王僚说：“伍员因为大王不再发兵为他报仇，心里不满，所以才辞去职位。这样的人不能用啊！”王僚信以为真，果然疏远了伍子胥，只赏赐给他百亩农田，让他去务农了。

伍子胥听之任之，一个人来到阳山下朝耕暮种起来。一天，伍子胥正在田里，只见尘土滚滚，车声辘辘。原来，姬光亲自来拜访他了。姬光不仅带来了粮食布匹和礼物，而且非常谦恭地请求和伍子胥结交。伍子胥认定姬光将来可以成大事并且帮他报仇，所以答应了姬光。姬光诉说了自己的志向后，伍子胥说：“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他能够帮你除掉王僚。”姬光一听非常高兴，急切地问：“这人叫什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马上见到他吗？”伍子胥说：“您明天召见他，他会来的！”姬光摇摇头：“不，这不行！既然是先生您推荐的人，我必须亲自去拜访他。”于是用车拉上伍子胥，直奔而去，一路上，伍子胥说出了那人的来历：

伍子胥从楚国逃出来以后，到了一个名叫吴趋的地方。只见一个大汉正和别人打架，忽听一个女人低声叫道：“专诸，不能和别人厮打！”声音不大却很威严。那个被叫作专诸的大汉竟然松开手不打了。伍子胥很奇怪：三五个人拉都拉不开，

却被一个女人一声低唤镇住了。莫不是这大汉怕女人？伍子胥忙问围观的人是怎么回事，别人告诉他：“这专诸是我们这一带出名的勇士。不仅勇猛无敌，而且好打抱不平，很讲义气。刚才叫他的是他的母亲。他平生最孝顺母亲，所以从不违背她的话。”伍子胥感叹地说：“这真是一个好汉啊！”

第二天，伍子胥来到专诸的家。两人谈得很投机，专诸的母亲也很看重伍子胥。于是两人结成了异姓兄弟。临别时，专诸曾告诉伍子胥：“王僚虽然勇猛却傲气凌人，太骄横；兄长该去投奔公子姬光。姬光礼贤下士，能成大事。”

说话间，姬光的车马已经到了专诸的住所。乡里人见有高贵的车马到来，都慌忙躲避起来，而专诸正在帮别人杀猪，对车马毫不理会。姬光和伍子胥下了车，伍子胥冲专诸喊道：“贤弟！愚兄来了！”专诸放下屠刀，前来迎接。伍子胥对专诸说：“这是公子姬光。听说贤弟是个英雄，特地来拜访你。”专诸说了些谦逊的话，把客人请到屋中。一番长谈之后，专诸终于投到姬光门下。从此后，姬光不断地派人给专诸家送来衣服食物和礼物，专诸非常感激。

一天，姬光把专诸请到自己家里，暗暗地讲了打算除掉王僚的想法和自己力不从心的状况。专诸说：“那为什么不让僚身边的人把先王传位的遗嘱告诉僚，使他自动让位呢？”姬光笑了一下说：“僚很贪图王位，不会退让的。如果把遗嘱告诉他，反而会引起他的忌恨，遭到报复。我和他势不两立，一定要除掉他！”专诸想了想说：“公子对我不薄，本该为公子尽力，但老母还在，我不敢答应你以死相报啊！”姬光沉吟片刻之后，望着专诸说：“我知道你的母亲和儿子还都需要你养活。不过，”姬光停顿了一下，终于接着说下去：“不过除了您，没人能帮我除掉王僚。不妨直说吧，一旦您发生了什么

不幸，我一定会把您的亲人当作我的亲人来对待，绝不会对不起您！”专诸明白，他只要答应了姬光，就必须付出生命，所以不能不慎重，不能不考虑周全。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要做大事就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有万全之策，能钓上鱼来，靠的是鱼饵的引诱；要杀王僚，也必须找到‘鱼饵’。那么王僚最喜好什么呢？”姬光知道，专诸实际上已经答应了。他内心非常激动和喜悦，却不露声色地说：“僚最好吃。”“最好吃什么？”“鱼。”专诸一拍大腿：“好！”说完就要告辞。姬光不明白，拉住专诸询问。专诸对他耳语了一番，两人便分手了。

专诸来到太湖边上，四处寻访名师学习烹调鱼的技术。三个月之后，凡是尝过专诸手艺的人无不夸赞：“好手段！”然后专诸又回到姬光的家里。姬光把他藏在家里供养起来，等待机会。

第二年春天，吴王僚乘楚国有丧事便发兵伐楚。僚的两个弟弟都派了出去，季札也被派到了国外；吴国内部空虚，僚的党羽大多不在国内。伍子胥对姬光说：“公子如果要用专诸，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就找不到机会啦！”姬光点头说：“对”。于是请出来专诸，并递给他一把短剑。专诸接过剑，只见剑身短小狭窄，却寒光逼人，他明白了姬光的意思。姬光缓慢地说：“当年越王允常让欧冶子造了五把宝剑。其中三把献给了吴国：一把叫‘湛卢’；一把叫‘磐郢’；还有一把是短剑，叫‘鱼肠’。‘鱼肠’短小，却砍铁如泥，锋利无比。先王把他传给了我，我一直珍藏在床头，用来防备意外。‘鱼肠’如同我的性命，现在交给您。我想，您一定不会辜负它的！”专诸意识到这重托的含义，却没表示什么。他只说了句：“待我与老母告别。”便离开了。

专诸的母亲早就等着儿子回来，但她也害怕儿子回来。早在姬光来访的时候，她就意识到儿子的性命会交付给姬光，但她一直没有说破。现在儿子回来了，并且向母亲讲了一切。她沉默了。儿子也流泪了。她替儿子抹去泪水说：“你不必悲伤。我们既然受了公子的恩德，就该回报！”专诸望着母亲，跪了下去：“儿子不忍心抛下母亲。”母亲严肃地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一心去回报公子，不必牵挂我！”说完指指喉咙说：“我口渴得很，想喝几口清清的泉水。”专诸便取泉水去了。等到回来时，母亲已经自缢在床上。专诸痛哭之后对妻子说：“我迟迟不肯用性命回报公子，全是因为有老母在。现在我不能尽孝，只有一心去尽忠了。你们母子不必担心，公子会养活你们的。”随后离家，直奔姬光的住所。

姬光得知了这一切，感到很对不起专诸。于是协助安葬了专诸的母亲，安顿好专诸的妻子儿子。随后商讨起刺杀王僚的计划。

第二天，姬光亲自面见王僚说：“臣下新近得到一个厨子，最善于烹鱼。味道鲜美异常，臣平生不曾尝过。特请大王到寒舍品尝。”王僚答应之后便去见母亲，他母亲劝阻说：“姬光恐怕不怀好意，我这几天也有些心里不安。你还是推辞掉吧！”王僚回答说：“推辞反而不好。只要严加戒备，又怕他什么呢？”于是内穿三重厚厚的铠甲，罩上一领锦袍；并且从王宫直到姬光的住所，排列了几重士兵。士兵们个个执戟持矛，戒备极为森严。王僚又把自己的亲信布满在厅堂内外，自己左右又有持刀带剑的心腹卫士上百人。凡是向王僚进献食物的厨子、奴仆，都要经过严格的搜身，然后跪着爬到王僚面前，身旁还有十个持剑的卫士夹着。姬光心里不免有些嘀咕：如此戒备，专诸能够得手吗？一旦失败，又会是什么结

果呢？他虽然这样想，但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于是他敬了王僚一杯酒之后，借故暂时退到堂后暗中下令做好动手的准备。

这时候，专诸双手托着刚煮好的鱼献进大堂。门前的武士仔细搜索了他的全身，然后让他跪下进去。专诸用膝盖前行，两侧的卫士用剑尖直顶在他的身上随行，十道寒光、咄咄逼人。专诸旁若无人地一直到了王僚面前，将鱼盘放在桌上，伸手剖开鱼腹。突然间，鱼腹中露出“鱼肠”短剑。王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刚刚要起身；专诸早已握住剑把，然后死命腾身一跃，连人带剑压向王僚。王僚猝不及防，虽然穿着三重铠甲，却经不住专诸竭尽全力的一刺，大喝一声便倒在血泊之中。

姬光见专诸已经得手，一声令下，埋伏在堂后的士卒一声呐喊冲了出来，伍子胥也领着人马从外面杀了进来。不消片刻，王僚手下或死或降，姬光住所内外，尸体狼籍，血肉满地。而专诸也早被王僚的亲信卫士剁成了肉酱。

专诸终于杀了王僚。姬光终于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闾。

谋庆忌要离断臂

阖闾用专诸杀掉姬僚就做了吴王，但他仍然心中不安。因为姬僚的死党、公子庆忌落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庆忌就会

东山再起，所以必须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于是阖闾询问伍子胥说：“斩草必须除根。现在姬僚虽然死了，但庆忌还在，这就如同姬僚没死一样。如果专诸还在的话，我就不必担心了。可如今怎么能再找到专诸这样的勇士呢？”伍子胥见阖闾满面愁容，便说：“主公不必忧愁。专诸虽然不在了，但天下并非从此就没勇士了。臣有一人，似乎能为主公分忧。”阖闾一听，立刻眼睛一亮，声音里带着十分的希望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快讲，这人是谁？现在在何处？”伍子胥笑了一下，安慰地说：“主公别急，听我细细说来。”

伍子胥说的这个人名叫要离，是吴国人。一次，要离遇到了一位曾与水神搏斗过的勇士椒邱诎。椒邱诎傲气凌人，根本不把要离放在眼里。要离很有些不平，于是当着众人的面对椒邱诎说：“你见了别人居然一副傲慢的样子，不过是想以勇士自居罢了。其实你何曾算得上勇士呢？”椒邱诎轻蔑地一笑，说：“哼，此话怎讲？”要离指着椒邱诎说：“大丈夫受死而不受辱。你虽然和水神相斗，但水神夺走了你的马匹，你追不回来，反而被弄瞎了一只眼。这样的耻辱你不能洗刷，却恋恋不舍地活在人世上。我真替你感到无地自容，又有什么资格傲气凌人呢？”一番话说得椒邱诎满面羞愧，哑口无言地离开了。

要离羞辱了勇士椒邱诎之后，回到家中对自己的妻子说：“今天我当众辱骂了椒邱诎。他虽然含愧离开，一定不会甘心的。我预料他今夜一定会来杀我，以报仇雪耻。你夜间只管在卧室静候，不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出声。”妻子担忧地问：“难道我就静等着别人杀了你不成？”要离淡淡一笑：“不必忧虑，他是杀不了我的。”

椒邱诎离开之后，心中愤忿不已。半夜果然带着利剑直

奔要离的住所来了。只见院门大开，四下悄无声迹。椒邱沂蹑手蹑脚迈入大门后，细心地观察了一下：没有任何埋伏。于是大胆地奔向要离的卧室。要离的卧室内一片漆黑，但月光把室外照得格外分明，门窗居然大敞。椒邱沂借着月色从窗子望进去，只见要离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不免心里暗骂：“白天羞辱了我，夜晚还不戒备，岂不是找死？”然后三步两步窜入屋内，将剑刃横架在要离的脖子上。要离并没有睡着，他两眼直逼椒邱沂，身子却一动一动，毫无畏惧的神态。椒邱沂冷笑了两声：“哼哼，你的死期到了！你有三条死罪，可曾知道？”要离故作不解地问：“怎么？三条死罪？你一条一条讲出来。”椒邱沂厉声说道：“大庭广众之前用话羞辱我，这是第一条；夜晚不加戒备，反而大开门户，这是第二条；见我来杀你，你却不躲避，这是第三条。有这三条，你必死无疑。怪不得我了！”说完，把剑轻轻按了一下。要离神色不变，气息不急，朗朗说道：“既然如此，我也要让你明白，你有三条不肖的罪状。你可曾知道？”椒邱沂经要离一问，登时愣住了。过了片刻他问：“哪三条？”要离伸了一下懒腰，椒邱沂本能地一缩身，用剑尖顶住要离的咽喉，低声喝道：“不要动！”要离哈哈一笑：“我手无寸铁，我怕什么？”然后不慌不忙地说：“我在众人面前羞辱你，你不敢回敬一句话，这是第一条不肖；你深夜进入别人的院门，却连咳嗽一下都不敢，而且登堂入屋又这么偷偷摸摸，这是第二条；现在用剑顶住我却说什么我有死罪，大言不惭，这是第三条。你不想想自己的这三条不肖，不想想自己的行径如何配得上勇士，反而责骂我，这不是太可鄙了吗？”说完，两眼射出寒光，令人畏惧不已。椒邱沂不敢正视，终于收回宝剑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下第一的勇士，谁知要离竟在我之上！如